

昆虫

鸟纹与杂纹

——燕子们

斑纹

——兽皮上的地图

周晓枫 / 著

题后

它们

海平线

蛇纹

鸟群

郊场图

小池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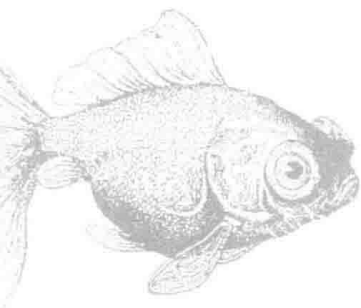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晓枫 / 著

斑纹

——
兽皮上的地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斑纹：兽皮上的地图

BANWEN: SHOUPI SHANG DE DIT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斑纹：兽皮上的地图 / 周晓枫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7

(极度文丛)

ISBN 978-7-5598-1837-9

I. ①斑…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974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内 邮政编码：541199)

开本：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7.5 字数：110 千字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册 定价：5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丛林中的面孔（自序）

雨后，我弟弟兴奋地跑出了家门，等他满脸泥泞地回来，手里捧着收获：几个知了猴。这是男孩们普遍热衷的游戏：用手指和小铁铲挖开洞口；地下，一个正朝着洞口迈进的知了猴面对突然敞开的光亮犹疑地止住脚步，然后开始紧张地后退，但是，手指以更快的掘进速度阻挡了它。整个夏天，我不断看到蝉在纱窗上脱壳，嫩绿色的身体一次次惊心动魄地后仰，倒悬于又轻又薄半透明的蝉衣上。当揉搓成一团的潮湿翅膀被阳光和风熨得平整，蝉向高处爬去……奇怪，好像它们都清楚自己的命运，我从没见过弟弟捉回的任何一只蝉运用过翅膀在房间里盘旋。它们固定在纱窗的某个位置，遥望外面的树，直到几天后，渴死。没有谁察觉蝉是什么时候变得僵硬的，太低微的死根本触及不到悲喜，弟弟会有新的知了，我会看到另一只蝉表演脱壳时高难的体操动作。我很晚才从科普读物上知道蝉的悲剧，为了几个星期的歌唱与飞翔，它付出过数年黑暗而孤

独的地下生活。童年的那些蝉，我们为了取乐加重指端压力迫使蝉的震动膜发出声音，除此之外，我们不曾倾听它们。在我们入睡的时候，蝉绝望地无声死去——它们没有迎来甚至是短得经不起回忆的幸福。

无知使孩子免于内心的自惩，随着成长，人们怀恋童年乐趣时容易忽视隐蔽其中的残忍。感谢生活和文学，把我从麻木中挽救。

那些片段，我会终生记取。从麻雀窝里掏出的雏鸟，紧闭眼睛大张着幼黄的喙，它们小得不懂警惕和怀疑，对仇人送到嘴边的粮食也报以信赖。在某个景区饭店，一个女服务员在活剥兔子皮，皮与肉骤然分离发出撕裂声——兔子的头颅无力地枕靠在石板上，它的前半身覆盖着柔软的浅灰皮毛，后半身已是裸现的肉身，深水晶的眼睛在剧痛中逐渐暗淡。这个服务员有出众的青春和美色，但我对她永怀不能原谅的敌意。大学时代我买了两只宠物金丝熊：瓜子和花生豆。我知道它们是善于生养的平凡鼠类——善于生养的不会被当作高级的，往往因为旺盛的繁殖力被贬为低贱，但我多爱它们鼻尖上不时抽搐的短胡须。后来花生豆由于取暖不足死在我手心，我记得它困难的

缓慢喘息……花生豆没有留下自己的后代，它死的时候还是个小童男。

书里那些妙趣横生的叙述，给我带来美好的阅读时光。儒勒·列那尔以这样任性的口气描写蜗牛：“在感冒流行的季节，他总是深居简出。蜗牛缩起他那长颈鹿似的脖子，激动得像个圆鼓鼓的大鼻头。一到晴天，他常常漫步，不过他只会用舌头走路。”他还说蟑螂“漆黑的，扁扁的，像个锁洞”。驴子小银多么乖巧，希梅内斯写道：“它像一个多情的少女那样把自己奉献给我。它从不抗议什么。我知道，我就是它的幸福。它甚至逃避其他的驴子和人。”我喜欢纳塔莉·安吉尔的《野兽之美》，这本书中译者李斯的贡献也不应忽略——有关动物的内容几乎是我唯一敢于接近并体验到阅读享受的科普类读物。

我不是聪明的海力布，无法破译出鸟儿的歌唱；就在那美妙的音阶中，让我开始微笑中的猜测。《斑纹》收集了我近年来以动物为主题的作品，这十篇或长或短的散文，动用了我心底的那部分温存。

嗜肉本性使人类中的大多数难以变成素食主义者，包括我自己。但仅从自私的角度出发，我们也会发现，对于动物，欣

赏它们的歌声或动态常常远比侵犯它们的肉体更能带来愉悦。我想念散文作家苇岸，那个朴素的、执拗的、话语迟缓的高个子兄长，想起他温暖而高贵的抒写。我选择动物题材可能潜移默化地受到他的影响，他在最后的病床上曾给予我鼓励。2001年苇岸过世两年的祭日，我们再次来到他的书房。眺望窗外时，我意外地发现，在屋檐一角，在被苇岸形容为“像一只籽粒脱尽的向日葵盘或一顶农民的褪色草帽”的旧巢边，胡蜂出于强烈的感情惯性，筑建着一只新的蜂巢。愿苇岸得知这种想念。愿他从《斑纹》里得知我的问候和谢意。

感谢秦艾为本书提供插图。把美耐心地推广到最微小的细部，这些绘画使我相信，那些丛林中的面孔，像镶嵌在这个世界的宝石，携带着神精湛而秘密的工艺……静寂中，它们闪闪发光。

目
录

海平线	197
动物园	179
小地主	171
它们	151
鸟群	097
雨后	081
虫子们	065
马戏与杂技	043
斑纹	019
种粒	001

种 粒

最小的水系在果实里流动，我把这个光亮的苹果举起来，就听到了声音，非常小的声音，类似于安静。在表皮之下，清甜的浆汁不断冲刷着果肉，每个细胞都慢慢膨胀，日渐充盈，这就是成长。我嗅了嗅，香气猛地冲出来。对于这种强烈气味的惊讶和迷醉，使我头脑里有点儿发昏，于是，我躺在了草地上，好像一枚刚刚幸福坠地的果实。偷偷闻了闻自己，味道却是青涩的。果园寂静的中午，黄澄澄的阳光照着，万物在温暖的睡意之中被镀上薄金。累累果实使枝条呈现微弯的弧度——它们正被自身重量所压迫，降低了应有的高度。

这是一处深藏的果园，而在几个月前，它只是一座绚烂的花园。杏花、桃花、苹果花……次第开放，金黄透明的蜂子仿佛自由逃跑的蕊，在花瓣故乡上流连。到处是那种带了酒味儿的沉甸甸的香气。蜻蜓无声盘旋，这夏日的精灵为谁舞蹈？我们把蜻蜓的翅膀撕去一半，这样它便飞不高，成了我们的“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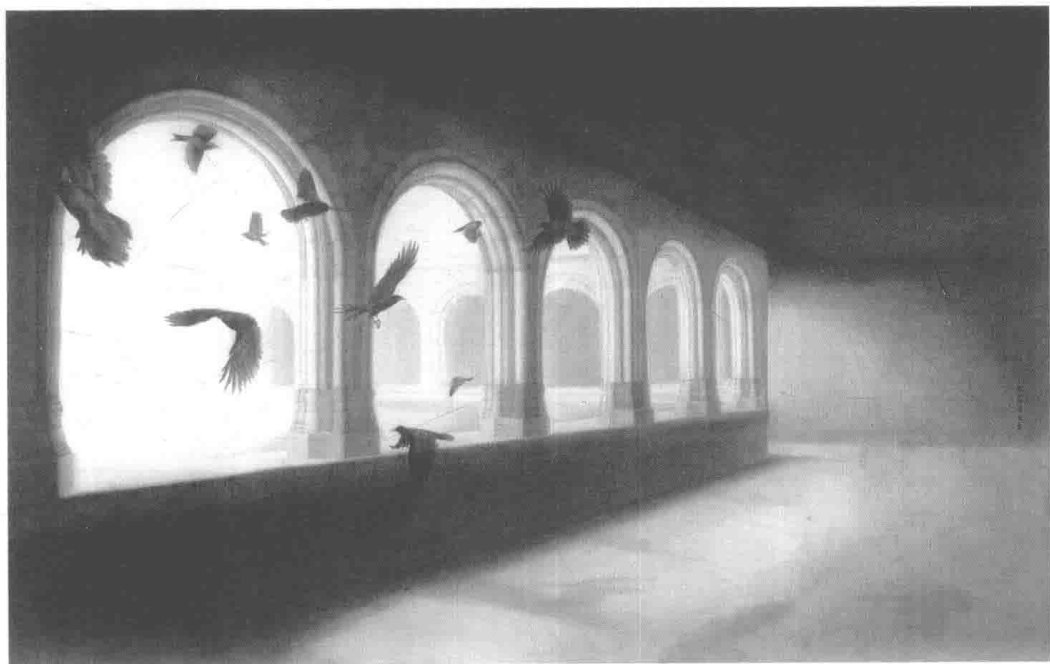
升飞机”——没有什么比无知更易于制造残酷。红腿或黄腿的蚂蚱，有时从藏身的草丛间一跃而起，展示它们卓越的弹跳力。而翅膀锃亮的蟋蟀，世间最小乐器的拥有者，将在夜晚登上主角的位置。花园两面是高墙，剩下的两面用结刺的铁丝围拢，在花园的东面铁丝网上有个不易察觉的缺口，这是孩子们的秘密通道。我有两件衣服都是在钻铁丝网时被划出了口子，作为曾经出入的证明。如果不被果园看守人发现，我们可以在这儿度过无限美好的时光。仰面躺在草地上，草尖划过侧面的脸庞，痒痒的，唯一让人乐于享受的甜蜜的伤害。被风吹得慌乱的碧绿叶子在头顶沙沙作响，绿得像是液态。树叶的阴影在脸上抚过，好像正在摸索的盲人的手指，清凉的，忧伤的，享有语言表达能力的手指，在移动……它们的悲怆意味全在温柔里。闭上眼睛，眼皮上依旧映着金红的暗影，这是光线在试图穿过我眼脸上与生俱来的黑暗。慢慢地，就在眼睑窄小的底幕上，我看到电影中的场面上演——金刚山的姑娘在丰收的朗晴里，圆润的脸，细长的笑起来的眼睛，她们歌唱，天使一般，身体轻盈地在明亮的树枝间旋转、穿梭。采摘下来的苹果也大得不可思议，仿若天堂的作物。那熠熠闪光的果实，它象征幸福，属

于远方和未来。

曾在萼片之下酝酿的爱的秘密，我无从知晓。现在我看到了它，远比几何意义上的圆更富情感的柔润轮廓。多么奇妙的累积和变化，轻薄的梦一般的朵瓣，消失于丰美圆满的果形之中。花梗继续着承载的使命，这是奇怪的法则，沉重的东西注定要由纤弱的来背负。我知道，子房里还睡着它的孩子，那几粒黑亮的种粒就藏在苹果的深处，这是花蕊、媒粉以及浩荡的春天之所以存在的全部理由。甜美的果肉会被牙齿消灭，或在寂静中慢慢腐烂，这样，种子就会裸露出来，接触到土壤，开始生生不息的传递。为了赢得这样的机会，植物做出了非凡的努力，因为不是每一粒种子都享有复活的机会，它们不得不生产出大量的远远超出繁殖需要的数量以备拣选。像掷出骰子一样抛出自己的命运，每粒种子都要经历赌徒一般的生涯，而绝大多数种子会彻底输掉。这类死亡太过普遍和频繁，因而让人无动于衷。无法判断神的习惯为什么他会选中这一个，忽略另一个，究竟存在何种等级差异？是不是其中的一些铭刻着不可目视的玄妙记号？要知道，这甚至不是一场公正的竞争，干瘪的谷粒获得了水分和营养，那个饱满的、丰富的胚乳却在无

望的等待中迅速耗干。

传来一声鸟鸣，来自天上的异族部落，它歌唱的语言或是某种叹息，那偶尔流露的内容——它要告诉我超乎想象的东西。我只听到反复的鸣啭，看不到它的身影，这只神秘降临的鸟就这样将别满阳光碎钻的翅翼藏在低矮的树丛之中。我努力辨认着，枝叶间众多暗色的斑点，它们都在复制一只鸟的轮廓，你无法区别出哪个才是真体，就像无法在人群中指认出上帝的使者。果实是不是这只鸟此行的目的？它继续着那个旋律，我耳熟能详。鸟吞咽下果实，种子也由此进入它的肠胃，并借助鸟的飞翔开始旅行，就像借助河流、风、迁徙的兽群……天上地下，这些勇敢的理想主义者，它们要尽量生活到远离父母荫护的地方。为此，种子甚至要裹在动物粪便里，通往光明的恰是这样一条肮脏、苦难、孤独与屈辱的道路，换言之，光明只不过是诸多负面因素累加起来后必然造成的小小的安慰性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种子隐晦的技巧：看似鸟霸占了果实，但种子正是利用侵略者的贪婪实现自己的使命——这是一条循环的、至尊而公正的律令，强者欺侮弱者，弱者同样于欺侮中谋利。



众多暗色的斑点，它们都在复制一只鸟的轮廓，你无法区别出哪个才是真体，就像无法在人群中指认出上帝的使者。

斑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